



旅塵餘記

高 寒
文 著
耕 書
土 香

THE CIRCUIT LIBRARY

THE CIRCUIT LIBRARY



文通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上海初版

文藝叢書
旅塵餘記

滬版西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伍元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
所有
必究

作者 高 寒

發行者 華 問 渠

印刷者 文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貴陽 重慶 成都 昆明

題記

年輕時候，曾漫遊潼關，寫下了一些短文，記述那裏的百戰雄關，記述沉默而憂鬱的函谷古道，記述古鐘和枯樹，記述風陵渡口，記述蒼涼寥闊的天空裏，鷹鵬如雲，盤迴古城頭上，一有機會，即如流矢一樣的投擲下來，攫奪去了行人們手裏執持着的饅頭或餛飩。後來到了北滿，也約略記述了平靜地漫流着的松花江的巨流，和巨靈的鐵鞭一樣的松花江上的大鐵橋，和江上的紅大的落日，輻射着霞光，如萬道金箭。也記述了江上的黑夜，如無聲的幽靈一樣，吞噬了大地，和人間的一切。……祇是這些文字，後來都隨着我和一些友人的流離顛連的生活而散失了。及抗戰前一年，我到了開封。積習未改，也照樣的寫下了所見到的景物，和當時的離索的心情。後來，抗戰發生，回到雲南，當初以避轟炸，移住鄉下。後來，也以省親，偶爾亦到外縣。也斷斷續續地寫下了一些東西。隨興而寫，隨興而止。這在當時是一種工餘或課餘的消遣，在現在看來，雖是一種生活的陳迹，但也究竟可以看見我行走

在天空或夢幻中的步履，已漸漸地踏在人間，踏在人間的泥土裏了。對於泥腳上的淤泥也似的這些零亂殘缺的文字，也就不能無所偏愛和眷戀，所以略略編排，且將它們出版，命之曰「旅塵餘記」。

高寒，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此書為

先生所捐贈希望

借書諸君善加愛護如期歸還俾各地
愛好此書之人皆能一讀幸何如之敬
誌數語永垂紀念

館長

目錄

題記

碧雞關的故事

一 記碧雞關

二 趕街子

三 死在路邊的戰士

四 幼小的犧牲者

五 沒有樹林和鳥鳴的春天

記棕櫚營

一 棕櫚營

二 土地的固執

三 農村副業

一
一
一
一
五
九
一三
一七
二一
二一
二五
二八

四 蚊蠅跳蚤虫鼠之類……………三一

五 村子裏的疾病和瘟疫……………三三

六 村民們的路……………三六

七 所謂門戶錢……………三六

八 婦女與老人……………四一

九 救救孩子……………四四

路南夷區雜記……………四九

一 開拓者的祖先和開拓者的子孫……………四九

二 記路南鄧神父……………五四

三 記圭山小學……………五九

四 記長城埂……………六三

五 記石林……………六七

六 記芝雲洞，天生橋，和大疊水……………七〇

七 記倮夷李姓與王姓宗譜碑記.....七三

八 記趙禿耳朵.....七九

附錄 開封隨筆.....八四

一 鐵塔.....八四

二 黃河.....八六

三 雁.....八八

四 龍亭.....九一

五 水打藍橋.....九三

六 灰土.....九五

一九三九年：

碧雞關的故事

一 記碧雞關

敵人幾次大轟炸昆明，我的住所和所在的學校都被轟炸以後，我纔遷移到碧雞關的。這裏，在兩山的夾縫之中，有着一個小小的殘破村落，叫着雞街。後來，大概是被火燒了，又纔在山半建築了一些簡單的住屋，自成一條街市，這便是新街了，——也就是門戶牌上所儼然地寫着的碧雞新村，即現在的我們的住所。

新街的住屋，完全建築在岩石上，據這裏的住民說，當老村被火燒了，於是由村人共同決議，每家出一人來開闢這片山地。「岩石也終於被我們挖平了！」他們直到現在，也還常常地這樣驕傲着說。山地挖平以後，即接着砍伐本山的樹林，架起屋梁，築上牆壁，漸漸地，一個新村落的規模，終於完成了。但新村落完成以後，老村的人多半不能自住。因為債

貸和還賬的關係，都將這些新屋租出去或典出去了。也有屋架蓋起以後，無力裝修屋頂和門板，而自己仍然住在老村的破屋或茅棚裏的。

我們所租的兩間，是村子裏的盡頭，緊靠着山隘，也是地勢最高的兩間。開開前門，就是到迤西去的石頭路的大道。遠處，可以看到隱隱約約的昆明的城市，和煙波連成一片的滇池。後門外則是一帶連綿的大山，和緊靠碧雞關後面山上的一座碉堡。據說，這是紅軍過路，建築起來預備抵抗的。因為這是這裏最高的處所，所以無事時，或者朋友們來玩，我們總是爬到這裏來眺遊。——這時不單可以看見左右起伏的重疊的山巒，和蜃市一樣的昆明城市，和滇池的浩渺的碧波，如神祕的巨靈一樣的靜靜地躺着。且也可以看到去安寧的大道，在重山峻嶺和無限擁擠雜沓的梯田和邱陵之中，蜿蜒曲折，漸遠漸遠的縮小了，如帶如線，以至於消失在天邊。附近也可以見着抗戰以後新建築起來的滇緬公路，和火車站。火車和汽車每天在這裏的山下來回地急馳着，但似乎並不注意隱伏在這山隘裏的歷史上的名蹟，和這小小村落裏面的人們的命運。

飢饉，貧窮，和過度的勞苦，都似使這裏的人未老先衰，還在中年，額角上即刻上了多

少深縐的條紋。半赤裸着身體的孩子們，亦很少五官周正而健全的。老年的婦人，脖頸上且多碩大的頸袋，如同食火雞一樣，一有點小小事故，如後山的樹被人偷着砍伐了，田着的莊稼被牛馬踐踏了，或所豢養的小雞瘟死，或被偷竊了，即坐在門坎上，咯咯地咒罵不停。

這裏的山靈，也似乎和這裏的人們，分享了所有的人間的災難和不幸，譬如，街頭小山上的所碧雞寺，不僅是房屋都已倒塌得不堪，而寺裏的神像，如後殿的觀音，靈官，火神之類，也都是肢體斷殘，如那裏逃來的無助的難民一樣，在沉默中，似乎祇有從舊瓦和漏屋中透進來的星光和月光，纔看到了他們的苦難和不平。惟一進門的一個騎着似孔雀，似乎又是鳳凰的童子的神像，即村人所謂的碧雞太子者，却巍然地立着。且笑容可掬，並不管從頭頂上淋下來的風雨，但也終於折斷了一隻右臂，右膀角也透露着許多的雜草和泥土的了。

所以，我每到了這裏，雖知道這裏有着多少的美麗的神話和故事，譬如在古遠的時候，一隻鳳凰飛到這裏的山上來了，但村人不知道這是鳳凰，驚呼着這是碧雞，所以後來這裏的山，就叫做碧雞山了。又譬如說，也是在遠古的時候，阿育王的三個太子因為追趕一匹神駿，一個到了金馬山，一個到了碧雞山，後來都各各成爲兩山之神了。在中國的史籍上，也

流傳着漢時的皇帝遣王褒求致碧雞之神的故事。所以，到了明朝，流放到雲南來的楊升庵，也就在這附近太華寺山麓的山石下，摹刻了據說是出於王褒的手筆的碧雞頌。從升庵的詩文集裏和就在碧雞關下面升庵祠裏的碑刻，也知道這正是升庵及其同時的諸友跳遊吟詠的地方。祇是很可惜，我居住在此，究竟是少有楊升庵那樣閒逸瀟灑的遊覽的豪興，和思古的幽情的了。我祇是從關上關下石頭路上，從山石上深約二三寸的馬蹄痕，讀出了古代戰爭和山國裏艱辛的交通所遺留到現在的令人黯然的歷史。也從這裏的連綿的雨季，當大山和海都沉酣地熟睡了，夜埋葬了大地，山洪咆嘯，雷電交織，夜雨如傾瀉一樣不停地下着，好像要將我們的住屋也沖走了。這時，我諦聽着窗外的萬山的風雨，不知它們是憤怒還是咆嘯。但直到深夜以後，雨似乎漸漸地小了，屋外的天，還是如同墨一樣漆黑。這時的雨，越下越小了，如同流淚嗚咽的人一樣的在窗外默默地低訴。我已聽慣了這低訴的聲音。這聲音，比它的咆嘯和憤怒，還告訴了我更多的，這地方和地方的人們的生活故事。每一滴的雨點，就好像每一滴的淚寫的字，一點一畫地投到了我的心上，也是刻劃在我的心上。雨季的黑夜的雨，總是下不完，因此，這地方的人們的生活的故事，也總是說不完了。

二 趕街子

碧雞村，如前面所說，恰在滇池西岸碧雞山的山腰上。當天剛破曉，山頭上和湖面上，還迷蒙着南國特有的濃重的霧靄，寂靜的這個小村落的人們，早已漫山遍野地在工作了。主要的工作則是打柴草，送到附近的瓦窯上去。但也有例外。譬如在街子天的時候，則忙着將屋裏的破床凳，窗板，門扇之類，擺放出來，成爲兩列的攤子。不久，就見許多男女的村人們，如同螞蟻一樣，或背着裝滿了各色菜蔬的菜籃，或挑着各種雜貨的擔子，慢慢地向這裏爬來。隨着城裏的小販子，賣膏藥的，甚至於算命的瞎子，和附近住在居防空洞裏的乞丐，都集中來了。這時，灼熱的太陽，已漸漸的升在天頂。強烈的陽光，照着汗流浹背，喘息熙攘的人們。街中心的攤子上，不單是陳列了各色的貨品，且有的已經支上臨時的布棚子或蘆蓆了。最後，則是山背後賣柴炭，賣米麥雜糧的農人或夷族的男婦，背着，馱着他們一年辛苦的收穫，如潮水一樣的湧來。街上擁擠得水洩不通，並沸騰着人聲的濤浪。這是所謂「日中」，街子上最熱鬧，也是貿易和爭嚷最激烈的時候了。這時生活和生活的可怕的故事，或

者自古也就這樣，在性質上永久雷同，在形式上又似永不一樣地，在雜亂地扮演着。

狡猾的城裏來的米販子，在半威脅，半欺騙的叫嚷中收買米麥和雜糧。帶着銀鐲子的粗大的手臂，握着一捆一捆的鈔票。喘汗的農人男女，剛將背上的沉重的麻袋歇下，他們就如同鷹鵬見了腐肉一樣的擁上去。「賣給我！」「多少都要，價錢好說！」隨即將米麥之類，一面量在他們自己的大麻袋裏，一面點數着鈔票。農人們將鈔票接到了手裏：「不夠呀！大老板！」「怎麼？市價嘛！好！添上一點！」農人們直着脖子，瞪着黑大的兩眼。「怎麼？還不行麼！不知好歹？滾！」說着扭轉頭，又依樣做着和別人的交易去了。

夷族或農人的婦女們，站在布攤子前面，看了又看，又自己商量着。然後生怯地將布片之類理起來向着自己的身上量了又量，又向頭上比了又比。那大約是要作包頭巾用的。但當聽到了三十元一尺，或四十幾元一尺時候，她們往往伸伸舌頭，發了怔，偷偷地將布疋放下走開了。這時，所得到的，則是操着山東口音或四川口音的布販子的嗔怒的嘲罵：「不買就別看！」「小樣子，土頭土腦地！」但也有態度和靨一點的：「老大嫂！這是標準的上海布哪！」「大姐，這是頂摩登，頂時興的！」「虧本賣，你到處打聽，多賺一文我敢賭咒！」於

是包紮得很緊的紙包，終於很輕易地被解開來了。

也有販子與販子爲爭地鋪或攤子而互相毆打，扭作一團。貨物之類，傾翻得滿地，看熱鬧的人都擁上來了。年老的人們，則歎着氣：「都是逃生活的人，何苦來！」「是勒嘛，這個年頭，大家對付着還活不了，嗜有甚麼打管！」終於互相毆打的人，又各自起來，鬆了手，帶着滿臉抓破的血痕，和一口的沫子，與一身的泥土，又忙着在地上清檢自己的東西。旁觀的人，這時也更快地散去。但茶館的那裏，又吵起來了。或者爲要賬，或者爲一文錢的爭執，於是凶狠的臉面，比手畫腳地，投擲着刻毒的惡罵。「入娘的，雜種！」那已經是平常的了。最狠惡的是「千刀萬剮，豹子吃的！」或者「入你的九祖！」「入你的萬世萬代！」還有最新穎的：「汽車翻不死的！炸彈轟炸剩的」，但一轉身，互相對罵的人，似乎又同在地攤子上喝酒，吃賞午了，吃得醉腥腥，也有時拉着手連連賠不是。也有一面還在罵，一面又哭泣，又喝酒的。有時吃高興了，賣物的錢，不够還地攤老板的吃賬，於是將扁擔背籬之類押在附近的小鋪裏，各各懷着失望和苦惱的心情，踉踉蹌蹌地拖着疲乏的脚，從山道上歸去。

街上似乎稍稍平靜一會，但突然在人叢中又發生了一陣陣的騷動或煙塵。大家如雷震一

樣的驚愕慌亂得張着大嘴！這是大約聽到有警報。但經問明，乃是公安局的警士在打小偷，或賣柴的夷族的老人被擠掉了錢，纔各人鬆了一口氣，知道事情與自己無關，各人又忙碌着照顧自己的生意，還價，講價，攘奪，吵嘴。街上的人聲，汹汹的叫嚷着如同被割去巢穴的蜂羣一樣。

至於算命瞎子之類，則多是蹲坐在比較冷靜的街頭，說不清楚在瞌睡，還是在沉思。但兩耳却敏感地聽着漸漸走近來的人聲，如同張網的蜘蛛一樣，在默默地渴切期待着自投到網裏來的食物。食物終於投來了，或者一個老太婆，或者一個病瘦的婦人，也間有着破爛衣服的男子，或問病，或者問兒子出征的消息，或者多晷發財，可交好運，財星可以照臨？他緊閉着沒有了眼珠的眼窩，爲這些飢餓可憐的皈依者一一解釋。直到這些皈依者半信半疑地滿足的歸去，瞎子身邊的破舊的提籃裏，這時已裝上了幾塊豆腐，或一兩個賣剩的猪肉的骨頭了。但也有時，籃子裏仍空空地張着大口，他也終於連胡琴也是這樣的失意和啞默，靜靜地被遺忘在山坡上的寂寞的夕陽裏。

這時黃昏已經逼近，街子也快散了。街頭上小廟前面騰湧着敬神還愿者燃燒香紙的火

煙。這回輪到乞丐之類的人們出場了。赤腿的，爛眼的，沒有了手脚，用裸體在街上滾過去的，腦門上割開來，舌頭上插着刀子的，各式各樣的哭喊求乞，各式各樣的乞討的方式。直到趕街的人們完全散去，一切靜悄悄地，他們纔相率着如同幽靈一樣，在陡峻的山坡，在山坡上的迂迴的小道上，消失了他們的黯淡的影子。

就這樣，每次街子發生的事件，在下一次的街子也終於要發生。不論風雨陰晴，不論春夏秋冬，雖恣而苦辛，計算和欺騙，使他們一代代的生長，衰老，和死亡。而他們仍然頑強，並且了不疲憊，了不懈怠地，扮演着這樣的生活的悲劇和喜劇。

現在，靜夜正臨到了人間。靜夜正籠罩了昆明，籠罩了西山和滇池。大地上的一切，都已熟睡了，碧雞山山半的這小小的村落，也已熟睡。祝福廣大而慈愛的夜！因為它使焦灼，疲勞，而苦辛的這小小的殘破的村落，在它的永恆的寧靜和平裏，得到了暫時的一夜的安息！

三 死在路邊的戰士

報紙上記載的消息，大約是敵人得了南洋以後，又要進攻緬甸了。這時我們的武裝戰士，便如同鋼鐵的河流一樣，不斷的從湖邊的公路上流來，又爬着碧雞關的山道，通過了安寧到迤西大路去。

步兵、炮兵、工兵都有。也有時還有騎兵。肥壯的大馬，踐踏着山上的石道，發出剛健而諧美的聲音。祇是沒有噪雜的人聲。馬上的戰士，都一律的嚴肅，一律的沉默，好像都知道怎樣去完全他們的莊嚴的使命，怎樣去走完了他們的迢遙的戰爭的前途！

村裏的老少男女，都在路旁靜悄悄地看着這些戰士們的通過。他們的表情，既無恐懼，也無惋惜，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心裏，如同馬上的戰士一樣的和平。

也有時剛軍隊通過，天黑下來了。於是臨時即住在村子裏，埋鍋造飯，購草購料，這裏那裏的覓宿處。當初村裏的人，還有些戒備，但後來也就很習慣了。「軍士」，「排長」，「連長」，「老板娘」，「大嫂子」，任意地，活潑地呼喚着，如同家裏很熟悉的人一樣。這時，聽他們的口音，我知道他們之中，北方人也有，兩廣、湖南人最多，其次四川、貴州、雲南人也不少。吃完飯，坐在路邊或屋檐下，有時被詢問，也無拘束地說着他們在家鄉時的職